

文心雕龙今读

WEN XIN DIAO LONG
JIN DU

贺绶世



312

文心雕龙今读

贺绶世

文心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0,125印张 220.4千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00册

ISBN 7-80537-019-2/G·19 定价 1.80 元

前 言

《文心雕龙》是一部研究古代文章的巨著。作者刘勰三十一岁时(公元495年)开始写作,三十五岁时成书(公元499年)。当他拿着书请同代的学者沈约鉴定时,就被认为写得“深得文理”。此后,历代著名学者都给这部书以很高的评价。近代学者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说:“论文之书,鲜有专著……其敷陈详核,征证丰多,枝叶扶疏,原流粲然者,惟刘氏《文心》一书耳。”黄侃先生的话和唐代刘知几说的“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味圆通,家有诋河,人相持摭(jǐ zhǐ指责的意思)。故刘勰《文心》生焉”,明代胡应麟说的“议论精当”,清代章学诚说的“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是一致的。这就是说,前人对这部书都作了充分肯定。我们为了继承这份文化遗产,为了研究现代文章,应该懂得这部书的内容,以便吸取它的精华。

刘勰(xié)字彦和,东莞莒人(莒jǔ音举,即今山东省莒县)。约生于公元465年,卒于公元520年前后。自幼家境清寒,为学勤奋。青年时代依附《弘明集》的编者僧祐时,读过很多古书,做过佛经整理工作。梁武帝时,官至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是负责掌管呈奏案章的小官。晚年出家做和尚,改名慧地。除著《文心雕龙》外,《灭惑论》和《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市石象碑》是仅存的两个单篇。他是公元五世纪我国的文章学理论家。

这样一部体系比较完整、议论相当精当的古书,我们应该怎

样去学习研究呢？这对我们今天的青年来说，的确有实际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好些专家做出了贡献。如黄侃的《文心雕龙礼记》、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周振甫的《文心雕龙选译》、郭晋稀的《文心雕龙注译》等十多种。郭译本吸收了各家诠释考订成果，并且通译了全书。这些书都能帮助我们读懂《文心雕龙》。我读《文心雕龙》，主要是用范文澜同志的《文心雕龙注》，这部书分上下两册，收集的资料丰富，便于理解原著，不过比较难读一些。六十年代初期还读了周振甫同志在《新闻战线》上连续发表的译文，获益不少。

究竟怎样来读好呢？想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研读和教学的体会。我学习、研究这部书，开始是把它当作文学创作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来读的。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刘勰写的主要是文章学理论专著。可惜许多人忽视了这一点。下面谈谈我的学习体会。

首先从“文章”这个词来看，《文心雕龙》全书里提到“文章”的篇章有十五篇，共计二十二处。《情采》篇中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这是说，文章是包括了当时的诗赋和其他一切体裁的文章。在谈到文章的用途时，就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这是说明他研究的文章是从“经典”出发，从而分门别类广泛钻研了当时应用的各类文体。若从语言要求看，作者在《正纬》篇中充分肯定了“诂纬”之类的文章是“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这些就告诉我们，从《文心雕龙》使用“文章”这个词的词义来看，作者研究的是写文章的理论，是一门古代文章学。

其次我们还可以从《序志》篇和全文的布局加以剖析。《序志》中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

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这是作者写作全书的指导思想。《原道》、《征圣》、《宗经》、《正纬》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辨骚》篇为什么也作为写作指导思想呢？我们知道，刘勰对《离骚》的评价是“衣被词人，非一代也”。用它来与《征圣》、《宗经》并列，其目的显然在于肯定《楚辞》的地位，不是为了专论文学作品。要认识这个问题，就要对“变乎骚”的“变”字有个正确的理解。我们知道，从诗的发展看，《诗经》是最早的民歌总集。《离骚》产生在《诗经》三百年之后。我们读它时，既感到它具有《国风》爱情诗中的优美情操，又体现了《小雅》中描写的那些正直的士大夫在政治上的反抗精神。在表现手法上，比兴的手法，创造性地得到了运用。追本溯源，不难看出从《诗经》到《楚辞》有了飞跃的变化。这就可以说明，刘勰将《辨骚》与《原道》等四篇并列为“文之枢纽”，一方面是为了说明他写作本书的指导思想，既是“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又要“变乎骚”。另一方面强调继承的同时，要着重创新，使写作随着时代前进，理解“变”的重要。

再从全书的结构看，《序志》是绪论。“文之枢纽”是《原道》、《辨骚》等五篇，文体分析有《明诗》到《书记》的二十篇。这二十篇中，共介绍了三十三类文体，即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其中有的篇目还涉及许多细类。这说明刘勰撰写《文心雕龙》以前，读了大量为社会广泛应用的文章，同时作了相应的整理分类。这种整理虽大致可分为“文”和“笔”两大类，但从全书的论述看，并没有撇开史传、诸子、论、说、章、表等类文章去专门论述诗、赋。所以我们认为，《文心雕龙》

是研究文章写作的理论著作，而不是专论文学作品的著作。至若《时序》、《知音》、《才略》、《程器》等篇，从独立篇章看是论文学史，论作家，谈文学鉴赏，谈人才培养，其实这几篇也不是游离于全书之外的，而是全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因为要论文就必须涉及历史，涉及作家，不可避免地要对作家的著作进行评价，另外就是人才培养选拔问题。所以我把这几篇文章归类为“论文有关问题”。这就是说评论文章必须考虑到这几个问题。这样全书上编的二十五篇，连同《神思》以下的二十篇，在写作理论上就构成了一个整体。

文体论的二十篇中除了诗、乐府、赋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作品，史传、诸子是专著外，其他颂、赞等二十八类都是应用文章。后人研究这部著作，如果只着重《明诗》、《论赋》、《乐府》的理论研究，而忽视其他十七篇的内容，就和作者的立意及其研究的出发点很难吻合。例如，《序志》篇说的“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意思是解释文体的名称，知晓命名的意义，选取各种文体的代表作，作为论述的范文。关于范文的选定，我们可以从《章表》篇中得到证实：“至于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孔融的《荐祢衡表》，我们现在不读了，诸葛亮的《出师表》还在做我们中学语文课的范文。各种古文选本也是必选的名篇。《论说》篇中说：“烛武行而纾郑”，“李斯之止逐客”，即肯定《烛之武退秦师》和《谏逐客书》起了匡正扶危的作用。这两篇文章在中学语文课本中也还在作为范文。如果说，我们写文学史要钻研诗赋的古代理论，难道写文章就不需要继承专门研究古人写文章的理论吗？应该看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研究的主要是文章，绝不是为了单纯研究诗赋理论，才去写作这部专著的。我们完全

可以肯定，作者是研究了当时社会上广泛使用的各种文体的代表作之后，才写作《神思》以下各篇的。这就是说，《神思》以下的写作理论分析，决不是单纯总结的文学理论，而是总结的文章理论（包括诗赋）。

再研究一下“教理以举统”这句话就更明确了。这意思是说：“阐述各种文体的写作理论，使之构成一个理论体系。”作者对各类文体都是下了功夫的。例如，今天还有参考价值的《论说》篇，虽不全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论说文，但他对这种文体特点的理论归纳是很有说服力的。他说：“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这段话用现代文说，就是：“考察一下‘论’这种文体，主要是论证一种正确的理论是对还是不对，对待客观现象，具体的要说清楚，抽象的要写深透，艰难的地方要研究明白，要深入探索取得结论，这是寻求阐明各种理论的手段，评价各种事理的天平。所以写论文，要求思想内容一线贯穿而且丰满，辞语要求精练，切忌烦琐杂乱，一定要使自己的见解与客观真理相吻合，思维逻辑严密，不存在漏洞，语言也要与思维周密结合而富有逻辑力，这样才能使论敌无隙可乘，这些是最主要的。”这样的理论归纳，显然不是文学理论，而是写作有关理论文章的理论。这种写作理论遗产，可以弃之不顾吗！

至于今天已失去用途的文体，只要细细加以推敲，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可以吸取的地方，如“诏”、“策”这两种文体，已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封建君主制度的崩溃而消亡了；但是如果用心探索一下刘勰认定的这种文体的特点，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严

肃认真地进行研究的。比如他说这种文体的性质，是“王言崇秘大观在上，所以百辟共刑，万邦作孚”。这是说，帝王的言论是崇高而不随便公开的，在上的君王应为在下的百姓所景仰，诸侯以上面的言行为法式，就能取信天下而使他们归顺（百辟，指诸侯）。所以他说：“故授官选贤，则义炳重离之辉；优文封策，则气含风雨之润；敕戒恒诰，则笔吐星汉之华；治戎燮伐，则声有滂（jiàn 荐）雷之威；膏灾肆赦，则文有春露之滋；明罚敕法，则辞有秋霜之烈；此诏策之大略也。”这是说，封官选贤的“诏策”，在内容上着重表达明灿的光辉；属于表彰一类的优文封策，就蕴蓄着和风细雨般的润泽；属于敕戒诰戒一类的“诏策”，就要写得象天上银河那样放出光华；治理戎族或者协和而共同对敌，就要如同雷声相因而发出威力；属于怜恤灾害宽免罪过的文告，则要求如同春天的露水那样滋润万物；属于阐明刑罚整饰法令的文书，则要求写得如秋天的霜冻那样凛烈。以上所说的，就是《诏策》这类文体的大略特点。这八种写作要求是属于古代公文的写作，它强调写作上要严谨，要看行文不同对象而使之富有文采。以上的例证告诉我们，《文心雕龙》是一部研究了当时各类文体而写成的文章理论著作。如果我们单一地认定是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著作，那就有损其“体大精深”的实质，妨碍后学者去批判地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所以说，《文心雕龙》的确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文章学发微”巨著，是一部研究古代文章理论的巨著，应该当作文章写作理论著作来读。

弄清了上述问题，就需要研究怎样具体读了。这部书是用四六句式的骈文体式写的，又用了很多典故，再加上文言词的艰深，就比一般文言文更难以读懂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并便于用译文对应原著，本书在译释的时候，就采用把一段文章分做几个小

的层次用现代汉语来加以翻译,对难懂的字词在句子后面加注释,每一段的后面写出段落大意。译注完每一篇以后,写有“今读记要”,这是想为读者提供一些读原著的要点,以便取其精华,古为今用。但希望不要受它的拘束,而要在此基础上读出自己的心得体会。至于从哪一篇开始读比较好一些,一般是先《序志》篇,然后读《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等五篇。读了这六篇以后,就可以了解到刘勰为什么要写这部书,以及用什么指导思想来写这部著作的。《明诗》以下的二十篇,是专论文体的,可以重点选读《明诗》、《乐府》、《詮赋》、《史传》、《诸子》、《论说》。下篇从《神思》到《程器》的二十四篇,是分论写作的。可以依次结合自己的写作体会去读,其中《声律》篇比较难,可以放在最后读。《时序》篇是论述文章如何演变的;《才略》篇重在比较文章的好坏及作者的个性;《知音》是谈的文章鉴赏问题;《程器》篇论述的是作者品德问题。这几篇也可以放后一点读。如果没有功夫读全书,就可以先选读《序志》、《神思》、《体性》、《情采》、《熔裁》、《风骨》、《夸饰》、《物色》、《总术》等篇。我在教学中经常讲授的是《神思》、《情采》、《熔裁》、《夸饰》等篇。在讲授之前,学生总有畏难情绪。但一经讲解后,他们就觉得写得深刻,对自己探索文章写作规律很有帮助。这一情况对我完成全书的译注和写好“今读记要”有很大推动作用。

黄侃先生在《文心雕龙札记》中曾说:“作文之术,诚非一二言能尽。然挈其纲维,不外命意修词二者而已。”我是非常同意这一见解的。我认为学习、研究《文心雕龙》也必须抓住“命意”和“修词”这个纲,去发掘刘勰总结文章写作理论的精微璀璨的地方,这不仅可以使我们吸取古代文章理论的精华,而且有

助于掌握写文章的规律，踏踏实实地通过阅读和写作实践提高文章的写作能力。

本书的排列次序，除将《序志》篇移在篇首、《物色》提在《总术》前、《时序》移在《才略》前以便阅读外，其他四十六篇都依原来的顺序不变。《文心雕龙》原文中的误字衍文脱字和异文，都根据范文澜同志《文心雕龙注》的校勘。不另加考证，只求正确理解原文。

目 次

前言	(1)
序志第五十	(1)
文之枢纽	
原道第一	(13)
征圣第二	(21)
宗经第三	(32)
正纬第四 (摘译)	(43)
辨骚第五	(47)
文体分析	
明诗第六	(55)
乐府第七	(65)
诠赋第八	(74)
颂赞第九 (摘译)	(82)
祝盟第十 (摘译)	(84)
铭箴第十一 (摘译)	(86)
诔碑第十二 (摘译)	(88)
哀吊第十三 (摘译)	(90)
杂文第十四 (摘译)	(92)
谐隐第十五 (摘译)	(94)
史传第十六 (摘译)	(96)
诸子第十七	(103)

论说第十八	(112)
诏策第十九	(摘译)	(121)
檄移第二十	(摘译)	(123)
封禅第二十一	(摘译)	(125)
章表第二十二	(摘译)	(126)
奏启第二十三	(摘译)	(128)
议对第二十四	(摘译)	(131)
书记第二十五	(摘译)	(134)

文章原理

神思第二十六	(137)
体性第二十七	(146)
风骨第二十八	(153)
通变第二十九	(160)
定势第三十	(167)
情采第三十一	(174)
熔裁第三十二	(181)
声律第三十三	(187)
章句第三十四	(194)
丽辞第三十五	(201)
比兴第三十六	(208)
夸饰第三十七	(215)
事类第三十八	(221)
练字第三十九	(229)
隐秀第四十	(237)
指瑕第四十一	(241)
养气第四十二	(248)

附会第四十三	(254)
物色第四十六	(260)
总术第四十四	(267)
“论文” 有关问题	
时序第四十五	(273)
才略第四十七	(287)
知音第四十八	(298)
程器第四十九	(305)
后记	(311)

序志第五十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缚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

这本书的名称叫《文心雕龙》，“文心”，就是谈作文要用心。从前，涓子（涓子：战国楚人，名渊，属道家，著有《琴心》）写过《琴心》，王孙（王孙：属儒家。《汉书·艺文志》有《王孙子》一篇，又名《巧心》）写过《巧心》，“心”这个词太美了，所以选用它做书名。自古以来的文章，总是讲求修辞和文采，因此书名又取“雕龙”二字，难道是仿效驺奭（驺奭，战国时齐人，奭，读shì他修饰语言象雕刻龙纹，时人称为“雕龙奭”）象雕刻龙纹一样修饰语言才取用“雕龙”二字吗？天地是如此宽广（绵邈：长远的意思），时代是这么源远，一般的人和有才能的人在社会上同时成长起来（黎，指一般人，献，指贤人），他们中出现的拔萃人物，只是因为掌握了较好的知识和技能罢了，时间如流水逝去，人的生命不能永存，要把自己的名声传到后世，那就要靠写文章。

夫有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

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人们把人的容貌比作天地，说人的天性具有“仁、义、礼、智、信”，耳目象日月一样，声音呼吸象风雷一般，可见人是超出万物的，也可以说人是最有灵性了（《汉书·刑法志》：“夫人肖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汉朝人迷信“天人感应”，把人的耳目呼吸比作日月风雷，说人和天是相通的。这是用来说明人是万物之灵。又说五行仁、义、礼、智、信，本于人的天性。这是儒家倡导的，是错误的）。可是人的形体如同草木容易枯槁，人的名声却胜过金石的坚固，所以一个有为的人生在世，要建立功德，要写出好的文章，难道是好辩吗？是不得已啊！

以上为第一段，交代《文心雕龙》命名的含义，并认为一个人在世上，必须树德立言。

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

我七岁时，梦见天上悬挂着锦绣一样的彩云，便想攀登去采取。三十岁出头时（逾立，是过了三十岁。《论语》：“三十而立。”），曾经在夜梦中拿着祭祀用的礼器（礼器：祭祀用的笱豆。笱：竹制的圆器；豆：木制，象高脚盆子），跟着孔子向南行走。早上醒来，心情很舒畅，心想圣人是难见

到的，他却降临在我这无名小卒的梦中！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象孔夫子一样伟大的人呀，后人要阐明圣人意旨，最好是注释经书，可是马融、郑玄他们那些有名的儒生，已经发挥得很精辟，如果再去他们做过的工作，即使有深刻的理解，也很难自成一家。

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惟独文章的作用，确实是经典的旁枝，五礼是靠它写成的（五礼：《礼记·祭统》中郑注为：“吉、凶、宾、军、嘉”），六典必须凭借它来起作用（《周礼》：六典为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君臣的政绩要用文章写出来才能显出光彩，军国的典章也要用文章写出来才能昭示于大众，仔细研究根由，都属于经典。现在，离开圣人所处的时代已经很远，文章的体制遭到破坏，辞赋家爱好奇特，崇尚浮靡怪诞的语言，好比要在彩色鲜丽的羽毛上涂加颜色，在大带和佩巾上还绣上虫鱼花鸟（鞶：大带，帨：佩巾），离开文章的本色越来越严重，以致到了讹谬和浮滥的地步。《周书》上讲到文辞，最可贵的是能抓住要领；孔子作的教导，就非常讨厌异端邪说；用周书和孔子所提倡的论点来对比爱好奇特的辞赋家的诗文，两者不同的地方，主要的是在体察作文的要领。于是我就拿起笔来（搦，读nuò。搦笔：握笔）开始研究文章的写作。

以上为第二段，交代写作本书的原因，强调立言需抓住要领。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瑒《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宏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

仔细体察一下近代的情况，研究文章的人是很多的，例如曹丕（魏文帝）的《典论》、《论文》，曹植（陈思王）的《与杨祖德书》，应瑒的《文质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季充的《翰林论》，他们有各自独到的见解，但很少有四通八达的写作道路的论述；有的褒贬当时的人才，有的评论前人的文章，有的泛论雅和俗的旨趣，有的扼要指出文章的用意。

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

《典论·论文》论点严密，但是不够周详，《与杨祖德书》详于辩论，但是不够允当，《文质论》有文采，但是有点粗疏，《文赋》议论巧妙，但是有点零乱，《文章流别论》写得精辟，但是缺少功用（因为没有写各类文体要求），《翰林论》写得肤浅，而且不得要领。再象桓谭（字君山）、刘祜（字公干）、应贞（字吉甫）、陆云（字士龙）等一流的人，泛泛地议论文意，